

## 守土有责（修订版）第十四章

[作者] 陈春建

[单位] 中共南阳卧龙区委宣传部

[摘要] 务大林返回办公室，把事先准备好的礼品放进车里后，驱车直奔监狱，亲切地看望了校谭海。之后，他又驱车来到了四山市，七拐八拐终于打听到英英的办公地点。这是一幢仿欧式风格的三层小楼，典雅美观。小楼前偌大的院子里，假山榭亭，小桥流水，鲜花点缀，芬芳流溢。院子的一侧，停放着一辆绿色的本田轿车，和一辆黑色的皇冠轿车。

### 43、一只蝴蝶飞来

务大林返回办公室，把事先准备好的礼品放进车里后，驱车直奔监狱，亲切地看望了校谭海。之后，他又驱车来到了四山市，七拐八拐终于打听到英英的办公地点。这是一幢仿欧式风格的三层小楼，典雅美观。小楼前偌大的院子里，假山榭亭，小桥流水，鲜花点缀，芬芳流溢。院子的一侧，停放着一辆绿色的本田轿车，和一辆黑色的皇冠轿车。

务大林把桑塔纳轿车停靠在皇冠轿车旁边，摘下墨镜，拎着一个黑色的小提包，在一青年门卫的引领下，款款朝小楼走去。“赵董事长，有一位先生找你。”青年门卫推开二楼一间大办公室的门，走上前恭恭敬敬地报告道。

“请他进来。”赵英英坐在大老板椅上，漫不经心地说。

“是！”青年门卫退回来对站在楼梯口的务大林说：“先生，进去吧！”

务大林点点头，走过去，推开门，微笑着说：“英英，你好！”

“啊！”正在翻阅图纸的赵英英，抬头一瞅，一惊一乍的，“书记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啊。”

务大林朗朗一笑：“董事长女士，冒昧来打扰你啦。”

“坐吧。”赵英英这才站起来，用手指着一旁的沙发，不冷不热地说。

务大林从从容容地走过去坐下说：“刚才我到监狱里看望了校叔，他一切都好。他家里也一切都好，请你不要多挂念！”

赵英英眉毛一扬，讥笑说：“哟嗨！想不到书记大人日理万机，也还有这个空儿，也还有这份心情，真是难得呀！”

“尊敬的董事长女士，你说话不要这样带刺，好不好。”务大林窘促不安。稍顿，他用愧疚的口吻说：“我也是做梦也想不到校叔会出那样的事。你痛心，我也痛心。那一天你离开后，我到司法部门把校叔过去为老百姓造福的事都一一做了汇报，希望酌情少判几年。到底不就是少判了好几年嘛。”

赵英英诡秘一笑：“哟嗨！帮大忙也不吭一声，我早该登门拜访谢谢你才是呀，失礼啦！多多谅解。”说了，她这才缓缓走到饮水机旁，接了杯水，放到他前面的茶几上，说：“大老远的跑来了，只顾说话，也忘记给你倒杯水啦。又失礼啦不是？”

“哼，没关系。”务大林端起杯，喝了两口，反唇相讥：“举大事者不拘小节。董事长女士是房地产界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呼风唤雨，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不论走到哪里，服务人员都是鞍前马后，伺候得周周到到美美气气，风光无限好啊！像倒茶这样的活，都是服务人员干的不起眼小事，用得着你亲自倒嘛？真是有损你的尊容啊！”

赵英英哈哈笑着走回去坐在老板椅上，悠悠然地晃动着，一幅居高临下的神态。

务大林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倒了一杯水，放到她眼前的大老板桌上，讪笑说：“有来无往非礼也。请用水！”

赵英英依然躺在老板椅上，哈哈一笑：“这不也有损于书记的尊容吗？”

“我这个乡下小书记的尊容咋能和大都市的风云女士相比啊？”务大林又折回来从容地

坐在沙发上。“我在乡里工作，衣服脏了自己洗，地脏了自己扫，喝水了自己倒，吃饭了自己掏钱买，生活上一切事情都是自己料理，生来就是这个命啊。”

“事必躬亲呢。”赵英英瞟他一眼，冷笑一声，“你不觉得活着太累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你懂吗？”

“好好好，我不会生活。”务大林甘拜下风，“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了，他呷口水，一本正经地说：“英英，今天下午我来见你，主要是想请你晚上吃顿饭，没有别的意思。”

赵英英不屑一顾地说：“务大林，对不起！我晚上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英英，咱们分别这十几年来，我心里一直是愧疚不安呢，总想找你补上这个情，让我心里也好受一点，可又不知你在哪里干啥？”务大林动情地说，“我大老远跑来，我想，你不会不给我一点面子吧？你不会叫我下不来台阶吧？”

“往事如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说那有什么意思？”赵英英缓缓地站起来，徘徊着，依然固执地说：“谢谢啦，我不能使你如愿以偿，请谅解。”

务大林气得热血涌向心头，“腾”地站起来，“沙”地拉开皮包，拿出两个精美的小四方盒，和一个桃型小盒，匆匆走过去放在老板桌上，气哼哼地说：“英英，这是石溜岗乡猫洞村雕琢的玉手镯和玉佛坠，请你收下！略表我一份歉意，略表我一份心情，不成敬意。再见！”说了，匆匆地走出办公室。

赵英英打开一看，只见这对玉镯纯水色带着一点绿，绿得透亮，绿得醉人。玉佛坠是纯绿色，雕琢得惟妙惟肖，光彩熠熠。蓦地，她的心中油然升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毕竟同窗三年，毕竟热恋过一场。不能成为夫妻就不能成为朋友？不能成为夫妻难道就一定要成为仇人？父亲之罪，与他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自食其果。为什么要把这一切归罪到他身上？他已经尽心了，还要他怎么样？他的亲舅不也锒铛入狱了吗？难道是他的心愿？今天，他千里迢迢来登门道歉，一直冷落他讽刺他，这还有点人情味吗？末了，又找理由谢绝他的请客，这像个干大事女人的心胸吗？这不成了鸡肠小肚了吗？”

想到这儿，赵英英大步流星地走出办公室，只见务大林已走到车旁边，忙喝道：“务大林，你站住！”

务大林循声望去，见她拉住门，急如星火地下楼了。不知她要卖葫芦里什么药？

眨眼间，赵英英一阵风地走过来，微微一笑：“务大林，这会儿，跟你一起去吃晚饭，走吧！”说了，她麻利地打开自己的绿色本田轿车门。“坐我的车，快上车吧！”

务大林被她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变化给弄蒙了，还愣愣地站着，一动不动。

“还愣着干什么？快上车吧！”赵英英莞尔一笑。

“好好好，你总算赏脸”。务大林立即喜出望外地钻进车里。

赵英英嫣然一笑，驾着车驶出花园一般的大院子。

“英英，你觉得哪个地方环境幽雅，饭菜质量好，就到哪个地方去。”务大林提醒说。

“那还用你交待嘛！”英英手握方向盘，娇声细语地说。

务大林坐在车后排，缄口不言，像个乖孩子似的。

约莫二十分钟的样子，车开进了一个花园式大酒店。

44、笑声飞扬

务大林跟随着赵英英走进天福楼。迎宾小姐熟眉笑眼地说：“这位先生，这位女士，晚上好！一楼二楼的房间已定满了，请到三楼的玫瑰厅。好吗？”

“好的。”俩人异口同声，拾级而上。

玫瑰厅约有十三平方米，装修典雅，灯光柔和，情调怡人，圆桌中央的一个花瓶，插着一束玫瑰花，正吐着幽幽的芬芳。

尾随而来的一位漂亮小姐，倒了茶，把菜谱夹递给赵英英：“请点菜！”

赵英英看也不看就说道：“一碗红烧肉，一对大虾，一盘凉拌黑木耳，一碗鸽子汤，一碗杂菌汤。”说了，她把菜谱递与大林，“你再完善完善。”

务大林也是看也不看就说道：“辣子鸡丁、武昌鱼、莲籽汤，一瓶剑南春，两盒红塔山烟。好，就这吧。”小姐拿着菜单飘然而去。

“大林啊，”赵英英丰腴白皙的娇美的脸庞上荡漾着微笑，“你送我的玉镯、玉佛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上等玉器精品。”“你满意，我就高兴，总算是没有枉费心机。”务大林一脸春光。

说话间，小姐已把菜和汤有序地摆在了桌上。

“来来来，先吃红烧肉。”赵英英举起筷子，含笑道：“这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

“你不怕吃吃胖吗？”务大林笑问。

“嗨！怕啥？人一辈子几十年，想吃啥就吃啥，不要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赵英英边吃边说：“红烧肉美容又健脑，何乐而不吃呢？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时，不是也常吃吗？”

务大林微笑着点点头。顷刻，又娓娓说道：“这会儿吃红烧肉，让我想起来一个笑话。古时候的一天，赵大、王二、姜三一起到一位好朋友家吃饭，主人先端上来一大碗红烧肉，香味扑鼻，都是垂涎三尺，恨不得一口吞进自己的肚里。赵大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说：咱们立个规矩，谁吃谁就先说两句和吃红烧肉相关的诗，说不出来就只能闻不能吃。王二、姜三满口答应。赵大略一思考说：二八一十六，我先吃块红烧肉。说罢坦然地夹一块肉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王二皱眉一想，说：二九一十八，两块一齐夹。说了，就夹起两块送到嘴里，狼吞虎咽地吃起起来。姜三迫不及待，早想好了，忙说，七九六十三，我就连碗端。说完，把碗端到嘴边，风扫残云地吃了个净光。赵大、王二气得干瞪眼，又说不出话来。”

“哈哈……”赵英英笑得前仰后合，又是拍桌，又是跺脚。“你…你…真会逗笑儿。”

务大林抿嘴笑着说：“这都是民间传说。吃，快吃，别叫菜凉了。”

赵英英缓缓地收住了笑声，夹了一块辣子鸡丁放在嘴里，咀嚼着说：“味道不错。”

务大林正要用筷子夹辣子鸡丁，忽然发现盘的一旁，耸立着一个用红萝卜雕成的宝塔，忙说：“前年，一个外地朋友到我家做客，借着酒兴，讲了一个塔的笑话：说清朝末年的一天晚上，几位县府大人喝了酒，吃了饭，闲得无聊，便开始比赛吹牛皮。规定都必须说自己老家的什么东西最高，谁输了第二天就有谁请客。张大人先说：唐河有个塔，离天一丈八。王大人跟着不加思索地说：南阳有个王府山，扒扒杈杈够着天。李大人略一沉思说：镇平有个五垛山，把天顶个大窟窿。赵大人想了又想，说：赊店有个春秋楼，半截还在天里头。说了，都哄然大笑。张大人笑着说：牛屁一个比一个吹得响，一个比一个吹得大，我认输，我请客。”

赵英英听了，哈哈一笑，说：“反正吹牛不报税，咋吹都行。古代的官员们会吹，现代的官员们更会吹。老百姓的顺口溜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机器没转圈，烟囱没冒烟，产值照样翻两番。牛皮泡泡糖，科学新配方，越吹泡越大，越嚼泡越香。还有呢：产值要高，政绩要大，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还要高，不然掉乌纱，为有数字能升官，敢把牛皮吹上天。还有呢：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领导台上吹牛皮，群众台下饿肚皮。”

务大林朗朗一笑，说：“不尽然呢。党的多数领导干部还是求真务实的，吹牛皮说瞎话的是极少数人。”

“就是这极少数干部败坏了党的形象。”赵英英认真地说：“几个老鼠坏锅汤。”说了，她端起盛有一两多酒的高角玻璃杯，“咣”地与务大林一碰，都一饮而进。继而，俩人吃菜、喝汤，碰杯喝酒……

务大林下意识地望她一眼：白皙的脸庞泛现出一层红晕，一双凤眼闪烁着迷人的光彩，神态悠然自得，一点也不像喝了四两酒的女人，不愧是女中豪杰。

“怎么？你想着我喝多啦？”赵英英望他一眼，“没事。连这点本领都没有，还想在房地

产界干什么大事?”说了,她抽出一支烟,燃着吸了两口,说:“平时不抽烟,喝了酒总爱吸两支。大林,你再讲个笑话,助助酒兴。”

“好!”务大林爽快地说:“从前,有一对夫妻都差心眼,不会算帐。那一年,他们生了一个乖巧女儿。一户姓张的邻居,生养的儿子已经两岁啦,长得又白又胖,人见人爱。差心眼妻子一心想与姓张的邻居结成儿女亲家。差眼眼的丈夫一听发火了:咱女儿一岁,他儿子两岁,整整大一倍。咱女儿十岁时,他儿子就二十岁了,这不成了老夫少妻啦?差心眼妻子默然一听,又扳着指头,认真地算了算,说:你真是糊涂蛋。咱女儿今年一岁,明年不就跟他儿子同岁了吗?”

赵英英哈哈笑了一阵子,举起杯,“干!”俩人一饮而进。

一斤酒喝个净光。务大林怕再喝出现意外,忙说:“英英,酒适可而止,尽兴就中啦。吃点啥饭?”

“不吃啦!”赵英英“霍”地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说:“十几年来,我从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开心过。走!我请你喝茶去。”

务大林结了帐,上了车,说:“英英,这会儿快九点啦,你找个地方,我早点休息,明早还要赶回去哩。”

赵英英妩媚多姿地瞪他一眼:“农民形象一个,吃了晚饭就睡觉。听你讲那老掉牙的笑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土老帽。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和现代味道。既来之,则安之。明天是星期六,又不上班。今晚平心静气听听音乐喝喝茶,体验一下都市人都是怎样过夜生活的。”说了,她扭过头,伸出左手,说:“你的手机让我看一下。”

务大林莫名其妙地愣了一下,从包里掏出来递给她。她先关机,之后装进自己的兜里,笑呵呵地说:“你从此与外界隔断联系,一切听我指挥。”

“别开玩笑,县里一旦有急事找我,咋办?”务大林一本正经地说。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乡里离了你,也塌不了天。别一天到晚就想着工作呀,工作,该学着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一点。放眼看未来,潇洒走一回嘛!”赵英英一边教导着,一边驱车驶离花园式大酒店。

务大林知道这是当今社会有钱人的生活观,没有钱的老百姓怎么敢奢望这一切呢。所以,他没有凑腔,不愿说扫她雅兴的话,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 45、心碎又心醉

车在宽阔明亮的马路上转了几个弯,驶进了天堂苑。

俩人刚一下车,忽然飘来了一首委婉动听的歌曲:“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做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头……”

务大林深深地被这首歌曲感染了,不觉热泪盈眶。心里不自主地说:“英英,我一定好好陪陪你,不能让你再伤心流泪了。”

“大林,你听了这首歌有什么感想?”英英问他。

“太好啦,好像是心声。”务大林心潮澎湃。

赵英英默然地领着他,循声走向咖啡楼。这是一幢仿宋建筑的两层楼。古色古香,四周悬挂着红灯笼。一楼是表演厅,二楼是音乐雅间。

赵英英和务大林坐在表演厅的一角,一边品着茶,一边欣赏着歌手的演唱:“常常地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突然想看看你曾经纯真的笑脸。”

接着,一位年轻女歌手仿着苏芮的声音唱道:“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因为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

务大林听着听着，不觉又回想到上高三住院的日子，英英像亲妹妹一样忙前忙后的，倾注一切，照料自己。英英因此落榜了，没有埋怨一句。相反得知自己中榜的消息后，她又蹦又跳，像小鸟一样欢唱着。继而，英英倾心支持自己上大学……哦，英英，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女人，你是一个勇敢聪明的女人，你是一个心胸博大志存高远的女人……，想到这，务大林的双眸湿润了。

歌曲演唱完毕，开始服装表演。

看完服装表演，赵英英又领务大林来到二楼的云水间。服务小姐打开橘黄的灯光，按下轻音乐的开关，倒了两杯咖啡，放了一盘拼好的水果，莞尔一笑，悠然而去。

“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轻音乐像雾，像烟，又像流溢的玫瑰芳香，浮荡回旋在室内。

“今晚来这里感觉怎么样？”赵英英喝了一口咖啡，凝视着他。

“很好。”务大林轻轻地回答道。稍顷，又轻轻地问道：“英英，说实话，你和丈夫的感情怎么样？”

“……”英英缓缓地低下头，默然不语。良久，燃着一支烟，闷闷地抽了几口，缓缓地说：“离了，已经好多年了。”

“为什么要离婚呢？”务大林本想听到恩恩爱爱幸福美满这样的定语，使自己的心里不再愧疚，不再流泪，可谁想竟是这样的结果，不由使他吃了一惊，愈发愧疚不安起来。

赵英英抽着烟，苦笑一声：“我开服装店时，他经人介绍来给我打工，人挺老实的，挺勤快的，长得也挺帅气的，彼此产生了爱情。爱情的力量又推动着我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一个花好月圆的晚上，我们携手步入洞房。一年后，我们有了可爱的儿子。他能力一般，自愿主内，让我主外。我天天都是风里来，雨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遇到难事，四处烧香叩头……真说不清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做了多少难……几年后，他烦透了，嫌主内琐碎，婆婆妈妈的。于是，征得我同意，就请了一个保姆。这下倒好，他成了一个甩手掌柜，啥心也不操了，啥事也不干了，成天不是钓鱼就是去找狐朋狗友来麻将。有时还夜不归宿。直觉告诉我他可能有了外遇。但再一想，他靠我吃饭，靠我花钱，靠我才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城市市民，过上上层人的生活。他不会没心没肺，背叛我的感情。一天晚上，我外出办事回来的路上，猛然发现他搂着一个艳丽的女人纤细的腰肢，边走边亲亲热热地说笑着。我停稳车，火冒三丈地冲上去，煽他几嘴巴，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回到家，我喝问他那女人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一位舞厅小姐。我愤怒地问他，她值得你爱吗？他扬着头说：在你眼里，我是个没有用的男人，什么事你都揽了。可这位小姐就与你不同，她什么都听我的，我让她上床她就上床，我让她怎么着她就怎么着，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我找回了尊严，找回了自信。说到这里，我一切都明白了。既然他早已从感情上背叛了我，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爱是能够随随便便割舍送人的吗？爱不是破了想扔就扔的衣服，爱是根植在心里面的一个魔怪。于是，我们就离婚了。孩子跟着我，眼下正在全日制封闭学校上学。我摔给他三百万。他领着那位舞厅小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说到这里，她那酸楚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而下。

多少年来，人们看到她的是笑脸，是魄力，是胆识，是机智，是本领，是成功，是桂冠，是鲜花，是掌声……

有谁会想到，这样一位令人们惊叹的女中豪杰，心里却蓄满了多少痛苦，多少委屈，多少辛酸，多少眼泪，多少忍耐，多少怨恨……

这一切又能向谁去诉说呢？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今天，终于把这蓄满了太多太多的闸门打开了，奔涌而泄，滚滚而去……

赵英英哭了一阵又一阵。先是小声哭，继而是嚎啕大哭，最后是泣不成声地哭，几乎到

了寸断肝肠，欲死不能活的地步。

过了许久，许久，她才哽咽着说：“唉——我这前半生，事业上是成功的，婚姻上是失败的。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呀？”

务大林的心像刀刺一样，“汨汨”地流着血，眼泪像倾盆下雨一样，“哗哗”地流个不停，嗓孔眼像什么堵塞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许久，许久，务大林才哽哽咽咽道：“英英，我……我对不起你！实在是……是对不起你！我不该问你的隐私，万万不该呀！我知道你伤透了心。你原谅我吧！”

“不！我要感谢你。这一切积在我心里，太久太久，非把我憋死不可！今晚，总算一齐倾泄出来啦！”赵英英长长地舒了几口气，如释重负地说。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在黄昏心跳的时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超越平凡的生活，你看到我在流泪，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碎……”室内的轻音乐还在如烟如雾地飘荡着……

“大林，你明天陪我转转，好吗？”赵英英痴望着他，娇声细语地说。

“好！我一定陪你好好转转。”务大林脱口而出。此时此刻，务大林深深地感到眼前这位女强人也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温柔，柔得像一湖碧水，柔得像一只乖巧可爱的猫咪，需要主人的呵护，需要情感的滋润。

“零点啦，咱们走吧！”务大林提醒说。

“走。”赵英英点点头，站起来先到吧台结账，后用车把务大林送到她的住宅，再后她回到自己办公楼隔墙的住室休息了。翌日上午，赵英英开着车带务大林来到城外的人民广场。这里碧草茵茵，人声鼎沸。男女老少，三五成群，有的在打太极拳，有的在跳扇子舞，有的在唱地方戏，更多的在放风筝。瞧！天空中五彩缤纷的风筝，形态万千：老鹰、蝙蝠、鸽子、凤凰、长龙……随风起舞；一只大蜻蜓的两对青里透红的翅膀在风中抖动着，栩栩如生。红金鱼摆着长长的尾巴在空中悠然自得地悠动着，活灵活现。

“哇——真美呀！”赵英英兴奋不已，“大林，咱们也放风筝吧！”

“好哇！”务大林兴冲冲地跑到广场一角，买来了一对老鹰风筝。

俩人牵着风筝线，一边笑着一边跑着，风筝冉冉地升起来，越飞越高。

“哎哟，这多有意思呀！”赵英英娇喘吁吁，“仿佛我们又回到了童年。”

“是呀，童年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真叫人怀念死啦！”务大林喘着粗气爽心地笑着说。片刻，又用左手指着天上的老鹰风筝，说：“你应该把英英改成鹰鹰，这更符合你的性格特点。”“怎么？你想让我成天在天上飞呀！”英英故作娇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老鹰啊。好坏呀！”说了，俩人开怀大笑起来……

下午，赵英英又兴致勃勃地开车带务大林来到了距城 20 多公里的帘山寺。

帘山寺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整个寺院掩映在苍翠的松柏和竹子之中，鸟语花香，泉水叮咚，景色诱人。

务大林不信佛，徜徉在寺院内，饶有兴致地观赏着。赵英英信佛，信得很虔诚。她逐殿烧香、叩头、捐款，之后和务大林一起来到寺院门口的工艺品店。店内卖一本书叫佛语。她随手翻了翻，全是古文，不解其意。于是就请教卖书的老和尚。这老和尚笑眯眯的，一边慢慢悠悠地翻着，一边慢吞吞地解释着：“《人生无长不可虚度》。这一篇的意思是说，天地的运行是永恒不变的，可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后就不再复活。一个人最多只能活百余岁，可百余年的时间跟天地来比只不过是一刹那，我们人类有幸诞生在这永恒不变的天地间，既不可不了解我们生活中所应享的乐趣，也不可不时提醒自己，不要蹉跎岁月，虚度一生，无所作为。《迎风而立磊落光明》。这一篇的意思是说，要想完成金玉般纯洁的品德，一定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受考验和锻炼；要想建立惊天动地的功绩，必须从那危险境地中闯过。《困苦穷乏锻炼身心》。这一篇的意思是说，人间一切横逆是磨炼英雄豪杰心性的熔炉，只要能

够接受这种锻炼，对人的形体与精神都会有益的。老子说：灾祸里面未必不藏着幸福，幸福里面未必不潜伏着祸根。自古以来，许多杰出人物的成功背后，不知有多少失败，多少泪水，多少悲痛和屈辱。相当年，管仲辅佐齐恒公成就一代霸业。谁能想到，当初管仲还是个有名的穷小子，后来三次出来当官都被罢免，几次打仗都吃了败仗。他还因为开始跟错了主子而被关进牢房，最后才因人才难得，又得他人推荐，才时来运转，成就一番事业。真可谓：横逆因穷出豪杰。”

务大林、赵英英屏息静气，洗耳恭听，颇有感触地点着头。老和尚笑眯眯地望他们一眼，又低头慢吞吞地随手翻着，解释着：“《德怨两忘恩怨俱泯》。这一篇的意思是说，一切怨恨都会由于行善而更加明显，可见行善并不一定使人都赞美，了解的人会发出赞美，不了解的人难免有所责难，所以行善与其要人感恩戴德，不如让人把赞美和埋怨都忘掉；仇恨会由于恩惠产生，恩惠不能普遍施给他人，得到恩惠的人心生感激之情，得不到的人会出生怨恨的声音，可见与其施恩而希望人家感恩图报，还不如把恩惠和仇恨都忘掉。”

赵英英感觉像是在教导自己，不由抿嘴一笑，没有吱声。

“佛语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开卷必有益啊。”老和尚轻轻地合上书，眯着双眼，双手合掌，幽幽说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谢谢师傅的教导！”赵英英喜滋滋地掏钱买了两本。尔后，俩人驱车返回城里。

第二天上午，赵英英把手机还给了务大林。继尔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她那洁白柔嫩的双手，不停地在他那健壮背部游移着，扑面而来的热气，使她不自禁地颤抖着。渐渐地，浑身酥软了，血液凝滞了，灵魂腾飞了，仿佛自己变成了一片叶子，随风在空中飘荡着……许久，许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相互挥手而别。

#### 46、咫尺天涯

务大林开着车回了淞月县城，一踏进家门，妻子吕书兰就怒气冲冲地问他：“务大林，这一天多你都到哪去啦？”

“哦，我到四山市和几个朋友聚会去了。”务大林知道善意的欺骗也是为了爱，所以扯由轻描淡写地说。

“和朋友聚会，为啥手机也不开？”吕书兰瞪着眼，紧追不舍地问。

“噢，手机没电就关了。”务大林依然是轻描淡写地扯理由说。

“你知道家里发生了啥事吗？”

“啥事？”

“贝贝前天夜里突然发高烧，晕迷过去了。”

“啊？”务大林惊叫道，“这会儿，贝贝在哪？”

“还在床上睡着哩！”吕书兰止不住眼泪流出来。

务大林飞快地走进室内，只见贝贝紧闭着双眼，还在甜梦之中。他轻轻地走过去，轻轻地用手在她的额头上摸了摸，已经不烧了。于是，这才又放心地走出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书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还在用手抹着眼泪。她身材瘦小，面色黝黑，鼻子小巧，一双小眼睛略有神气，薄薄的嘴唇向外微微凸着。她像小草一样不吸引眼球。她像小草一样朴实无华。

她和他能结为夫妻，缘于她的父亲吕庆山。

务大林从省农牧厅回来后，被分到淞月县农业局工作。时任局长的吕庆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务大林长得仪表人才，又聪明能干，诚实厚道，颇为吕庆山所赏识。没多久，他就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

这年，吕书兰也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吕庆山托局里一位副局长当红娘，把吕书兰介绍给了务大林。

务大林虽然打心眼里没看上吕书兰，可一想：她的父亲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对自己又这样器重，况且自己家又是农村的，经济条件差，门户不相对。说白了，人家就是图一个人，别无所求。常言道，吃甘蔗也没有两头甜。鱼与熊掌总是不能兼得的。天下的事哪有十全十美的。想到这，他就答应这桩婚事了。

婚后，吕庆山通过关系又把务大林调到政府办工作。他凭着踏实的干劲，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一次，务大林把想下乡任书记的想法告诉给岳父。早已从农业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吕庆山，听了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你抽空找许书记谈谈自己的想法。”不久，吕庆山悄然不声地坐车来到四山市，找到了过去曾经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朋友、现任四山市委副书记赵来运。吕庆山把女婿务大林想下乡任书记的想法告之他，请他帮忙。赵来运记在了本子上。淞月县干部调整前，他及时给许贾宝打电话，让他考虑务大林任乡党委书记一事。

务大林走马上任后，一向做事滴水不漏的吕庆山也一直对他和家人封锁任上书记的内幕消息。目的是让务大林不要有靠山思想，尽职尽责踏踏实实地造福一方百姓。

吕书兰还在嚶嚶地哭泣着……

务大林倒杯茶放在她眼前的茶几上，关切地说：“你受惊啦，你辛苦啦，喝杯茶，压压惊，消消气，别再哭啦。”

“务大林，你目中无人。”吕书兰狠狠地瞪他一眼，“你到四山市和朋友聚会，为啥不给家里打电话交待一声，你都恁尊贵？你心中还有没有俺们娘俩？你还有没有这个家？贝贝夜里发高烧，烧得晕迷过去，吓得我浑身直撒，魂都丢了似的，要不是俺娘家哥开车及时赶来把她送到医院抢救，也许就没命了。”说到这，吕书兰泣不成声。过了一会，又慢慢地说：“那天晚上，贝贝真有个三长两短，我咋给你交待哩？我咋向婆家人交待哩？我咋向娘家人交待哩？我长一千个嘴也说不清，跳进黄河也洗不净，只有成为一个冤枉鬼。”

“好啦，好啦，你说这我都知道。”务大林不耐烦地说。

“你知道啥？”吕书兰依然愤愤地说：“你长有千里眼？你长有顺风耳？你是天上的神仙？我不说你都知道啦？你真是太伟大啦？”

务大林苦笑着摇摇头：“我一进家门，你就对我说贝贝夜里发高烧晕迷过去了，这我不就知道了。”

“咋？你的意思是嫌我啰嗦，是不是？见我烦，是不是？”吕书兰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务大林，我跟你结婚图你啥？你房无一间，你田无一分，穷光蛋一个。现在你还不是住着俺们娘家的房子吗？家里的家俱，不都是结婚时俺们娘家陪来的吗？你买有啥家俱？啥电器？你说呀？你说呀？”

务大林面色焦灼，颇为生气地说：“吕书兰，我跟你结婚就好像是跟皇帝女儿一样，三生有幸，沾大光了，中了吧？”

“务大林，你少来这一套。”吕书兰拍着茶几说：咋？当上书记了，不得了啦？当初，要不是我爸通过关系给你调到政府办，你能走到今天吗？保准还在下面当办事员哩！你以为你是谁？比你能干的人多哩是！你不要忘乎所以，不要过河拆桥。不要不讲良心，不讲良心的人不得好死！”

“我咋忘乎所以啦？我咋过河拆桥啦？我咋不讲良心啦？”务大林气愤地追问她。

“那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就一件一件给你摆摆。”吕书兰喝了两口茶，润了润嗓子，气哼哼地说：“你下乡就整人，像疯了一样。先是整你亲舅，姐说情，妈说情，我说情，亲戚朋友们说情，你统统当成耳旁风，非把他弄到监狱里不可。你恩将仇报，天下也找不来你这样的人。你还是个人不是？你还有点良心没有？接着，你整一个有功的老支书，牵出了副乡



长柳瑟和他的爸。我爸几次劝你，要妥善处理，要冷静处理，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不要硬拼硬打，要学会工作艺术和工作方法。这是中国，这不是外国，总统开车撞红灯也一样罚款。你半句也听不进去，照样我行我素。许书记让你出个假证明，你也不干。知己朋友们劝你，你也不理睬，非要把他们整到死地。你的乌纱帽是谁戴给你的？是许书记！你竟敢把许书记也不放在眼里，你真胆大包天，疯狂之极！还有……我一天到晚都为你提心吊胆，总感到会有什么灾难要降临到头上。”

此时此刻，务大林坐在沙发上，勾着头，不作声，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痛苦得头要炸了似的，双眸像死鱼眼一样，呆滞空洞。嘴唇抖动着，没有一点声音。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务大林的大脑才渐渐地有了意识。啊——真没想到。不，是万万没想到，妻子为这些事，也恨我，恨到了骨头缝里。唉——我务大林在她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坏蛋！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简直就是一个恶魔！！

此时此刻，俩人虽然是坐在同一个长沙发上，可他觉得俩人的心相距万里之遥，又好像是相逢不相识的同路人，甚至是狭路相逢的仇人！

务大林不愿再和她争辩一句话，不愿再给她解释一个字。争辩起来没完没了，谁对谁非又有谁来下定论。清官难断家务事。况且贝贝又正在睡觉，吵来吵去一定会惊醒她。深信自己是凭着制度和良心办事的，从没有整过人。那帮人触犯了法律，是法律严惩的，与我何干？怎么能把这一切归罪到我一个身上，真是糊涂！真是荒唐！真是谬论！真是气死人不偿命！

“爸爸——”

贝贝被山响一般的吵架声给惊醒了，她走出来见俩人都勾着头，气得吹猪似的。于是，她眼睛珠一转，走到爸爸的身旁，用一双柔嫩的小手，摇了摇他的头，“你可回来啦！”

务大林直起身子，一把抱住贝贝，眼泪不自主地落在了她那柔嫩的细白的脸蛋上，“贝贝，爸爸对不起你！你原谅爸爸，好吗？”

贝贝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爸爸，你是好爸爸，你不是坏爸爸，我理解你，我原谅你！”

务大林点点头，刹时心潮激荡，百感交集，心里感慨地说：“我的好贝贝，只有你理解爸爸原谅爸爸，使爸爸心里得到莫大的安慰。爸爸谢谢你！谢谢你！！”

许久，许久，务大林的心情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他扭头对吕书兰说：“贝贝饿了，快去做晚饭吧！”

吕书兰噤着嘴，一声没吭地到厨房去了。

务大林不愿让孩子看到自己一脸怒气两眼喷火的表情。因为孩子是无过的，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纯洁的，孩子是可爱的，眼下惟有孩子理解自己，最能给自己带来心灵上的宽慰。

所以，务大林马上转阴为晴转怒为喜，亲切地给贝贝讲童话、讲笑话，逗得她不时地格格大笑……划破了室内沉闷的、令人窒息的空气。

忽然，务大林想起了在四山市为她买的一个遥控熊猫打鼓电动玩具，忙拉开包，掏出来递给她：“贝贝，你看这什么？”

“噢——太好玩啦！”贝贝在室内欢天喜地玩着。

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晚上，家庭又渐渐的恢复了和谐和平静……